

山曉閣選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三

西吳孫　琮執升手評

館驛使壁記

凡萬國之會。四夷之來。天下之道。盡提○出○邦○畿。出於邦畿之內。奉貢輸賦。修職於王都者。入於近關。則皆重足錯轂。以聽有司之命。徵令賜予布政於下國者。出於甸服。而後按行成列。以就諸侯之館。故館驛之制。於千里之內尤重。自萬年次○詳○列○碑○最。至於渭南。其驛六。其蔽曰華州。其關曰潼關。自華而北界於櫟陽。其驛六。其蔽曰同州。其關曰蒲津。自灞而南。至於藍田。其驛六。其蔽曰商州。其關曰武關。自長安。至於藍屋。古○文○羅○裏○布其驛十有一。其蔽曰洋州。其關曰華陽。自武功。西。至。於。好。時。其驛三。其蔽曰鳳翔府。其關曰龍關。自渭而北。至於華原。其驛九。其蔽曰方州。自咸陽而西。至於奉天。其驛六。其蔽曰邠州。由四海之內。總而合之。以至於關。由關之內。東而會之。以至於王都。華人千○里○來○至○北○水○何○事○事

夷人^{布置}往復而授館者旁午而至。傳吏奉符而問其數。縣吏執牘而書其物。告至告去之投不絕於道。寓望迎勞之禮無曠於日。而春秋朝陵之邑皆有傳館。飲食燕之豐其飲餚饋咸出於豐。給繕完築復必歸於整頓。列其田租布其貨利。權其入而用其積。於是出納奇贏之數。勾會考校之政。大曆十四年始命御史為之使。俾考其成以質於尚書。季月之晦必合其簿書以視其等列。而校其信宿必稱其制。有不當者反之於官。尸其事者有勞焉則復於天子而優升之。勞大者增其官。其次者降其調之數。又其次猶異其考績。官有不職則以告而罪之。故月受俸二萬於太府。史五人。承符者二人。皆有食焉。先是假廢官之印而用之。貞元十九年南陽韓泰告於上。始鑄使印而正其名。然其嗣當斯職未嘗有記之者。追而求之蓋數歲而往則失之矣。今余為之記。遂以韓氏為首。且曰修其職故首之也。

茅鹿門評中條貫龐襍而文所點次處若掌

叙記之妙。妙在臚列處。瞭若指掌。便是能手。此篇前幅。先叙出邦畿。次
叙出館驛。便是井井有條。叙館驛處。分二小段。一是從外入來。一是從
內出去。極寫得詳悉。中幅詳叙驛館。不漏不蔓。數筆寫盡。每一筆是一
處。館驛詳叙夷人華人之多。役使去來之衆。迎勞之煩。傳館之備。飲燕
之豐美。繕修之完固。出入之井然。不煩不簡。亦是數筆寫盡。每一筆是
一節文字。後幅設官考課。鑄印作記。又是四段寫出。章法詳密。無逾斯
篇。孫執升

興州江運記

御史大夫嚴公牧于梁五年。嗣天子用周漢進律增秩之典。以親諸侯。謂公有功德。理行就加禮部尚書。是年四月。使中謁者來錫公命。賓僚吏屬。將校卒士。鰲老童孺。填溢公門。舞躍歡呼。願建碑紀德。垂億萬祀。公固不許。而相與怨咨。遑遑如不飲食。於是西鄙之人。密以刊山導江之事。願刻巖石。曰。維梁之西。其蔽曰某山。其守曰興州。興州之西。為戎居。歲備亭障。實以精卒。以道之險隘。兵困于食。守用不固。公患之曰。吾嘗為興州。凡其士人之故。吾能知之。自長舉北。至於青泥山。又西棗于成州。過栗亭川。踰寶井堡。崖峻隘。十里百折。負重而上。若蹈利刃。盛秋水潦。窮冬雨雪。深泥積水。相輔為害。顛踣騰藉。血流棧道。糗糧芻藁。填谷委山。牛馬羣畜。相藉。物故餌夫。畢力守卒。延頸噭噭之聲。其可哀也。若是者。綿三百里。而餘自長舉而西。可以導江而下。二百里而至。昔之人莫得知也。吾受命于君。

而育斯人其可已乎。乃出軍府之幣以備器用。即山倣功。由是轉巨石。朴大木。焚以炎火。沃以食醯。摧其堅剛。化為灰燼。畚鍤之下。易其朽壞。乃闢乃墾。乃宣乃理。隨山之曲直。以休人力。順地之高下。以殺湍悍。厥功既成。咸如其素。於是決去壅土。疏導江濤。萬夫呼忼。莫不如志。雷騰雲奔。百里一瞬。既會既遠。淡為安流。蒸徒謳歌。枕卧而至。戍人無虞。專加待寇。惟我公之功疇可侔也。而無以酬德。致其大願。又不可得。命矧公之始來。屬當惡歲。府庾甚虛。器備甚殫。饑饉昏札。死徒充路。賴公節用愛人。克安而生。老窮有養。幼乳以遂。不問不使。咸得其志。公命鼓鑄。庫有利兵。公命屯田。師有餘糧。選徒練旅。有衆孔武。平刑議獄。有衆不羈。增石為防。膏我稻梁。歲無凶災。家有積倉。傳館是飾。旅忘其歸。江梁以成人。不履危。若是者皆以戒。隙。帥士而為之不出。四人之力。而百役已就。且我西鄙之職官。故不能具舉。惟公和恒直方。廉毅信讓。敦尚儒學。揖損貴位。率忠與仁。以厚其政。

誠。有可以安利于人者。行之堅勇。不俟終日。其興功濟物。宜如此其大也。
昔之為國者。惟水。事為重。故有障。大澤。勤其官而受封。國者矣。西門遺利。
單○賛○嚴○公○道○江○一○事○
史起興歎。白圭壑隣。孟子不與。公能夷險。費○頑○之○至休勞以惠萬代。其功烈尤章。章
焉不可蓋。也是用假辭。謁工勒而存之。用永憲于後祀。

此篇前幅妙在先寫一段嚴公不欲建碑作記影起於前然後折入作記。本末文字便覺姿態橫生。中幅妙在先寫一段興州陸運之苦。反襯在前。然後轉入江運之便。文字便覺神采加倍。尤妙在導江一段寫得有聲有勢。如見萬夫舉手畚鍤。齊下奔濤。決流大功立就。至今猶岌岌。
紙上洵是繪水繪聲高手。孫執升

嶺南節度使饗軍堂記

唐制。嶺南為五府。府部州以十數。其大小之戎號。令之用。則聽于節度使。
馬。其外大海多蠻夷。由流求訶陵。西抵大夏康居。環水而國。以百數。則統
于押蕃舶使。內之幅員萬里。以執秩拱玉。稽時聽教命。外之羈屬數萬里。
後所部是多
以譯言贊寶。歲帥貢職。承上二段出譽事之堂宜大
合二使之重。以治于廣州。故賓軍之事。宜無與校。
大且賓有牲牢饗餼。嘉樂好禮。以同遠合疏。軍犒饋宴饗。勞旅勤歸。以羣
力一心。於是治也。閑閑階序。不可與他邦類。必厚棟大梁。夷庭高門。然後
可以上克於揖讓。下周於步武。今御史大夫扶風公廉廣州。且專二使。增
德以來遠人。申威以修戎政。大饗宴合樂。從其豐盈。先是為堂於治城西
北。厥位公北向賓衆南向。奏部伎於其西。視泉池于其東。隅與庫反。庭
廡下陋。日未及晡。則赫炎當目。汗眩更起。而禮莫克終。故凡大宴饗大賓。
旅則寓於外壘。儀形不稱。公於是始斥其制。為堂南面。橫八楹。縱十楹。嚮

之宴位。化為東序。西又如之。其外更衣之次。膳食之室。列觀以游目。偶亭以展聲。彌望極顧。莫究其往。泉池之舊。增濬益植。以暇以息。如在林壑。問工焉。取則師輿。是供問役焉。取則靈隸。見堂成而不傷財病民是徵問材焉。取則隙宇。是遷或益其闕。伐山浮海。農賈拱手。張目視具。乃十月甲子元成。公命饗于新堂。憧牙阜蠶。金節析羽。段記雲鼓旌旗。旄咸飾于下。鼓以鼙。晉以鐸。鏡公與監軍。使肅上賓。延羣僚。將校士吏。咸次于位。卉裳羈衣。胡夷蠻蠻。睢盱就列者。千人以上。銅鼎體節。據列詳是燔魚哉。炙羽鱗狸。互之物。沉泛醍盞。之齊均飫于卒士。興王之舞。服夷之伎。楔擊吹鼓之音。飛騰幻怪之容。寰觀於遠邇。禮成樂遍。以叙而賀。且曰。是邦臨護之大。五人合之。非是堂之制。不可以備物。段記作記非公之德。不可以容眾。曠于往初。肇自今茲。大和有人。以觀遠方。古之戎政。其曷用加此。華元名大夫也。殺羊而御者不及霍去病。良將軍也。餘肉而士有飢色。猶克稱能。以垂到今。矧茲具美。其道不廢。願訪于金石。以永示。

後祀。遂相與來告。且乞辭。某讓不獲。乃刻于茲石。

鍾伯敬評。高壯森嚴。豈非傑作。

篇中欲說饗軍堂弘麗。先說一段節度使蕃舶使統轄之大。便見得此堂不可不弘麗也。欲說新堂規模宏遠。先說一段舊堂位置狹陋。便見得新堂不可不宏遠也。皆是題前襯起之法。後幅寫饗賓之盛。真覺煌煌盛典照耀一時。孫執升

結

歸

刺

潭

結

歸

為

池

結

歸

為

池

時吾懼其離世之志不果矣君子謂弘農公刺潭得其政為東池得其勝
授之得其人豈非動而時中者歟於戴氏堂也見公之德不可以不記

結歸以池授戴虞伯生評此篇既要揄揚弘農公又要揄揚戴氏布置得法說弘農公處不走了戴氏說戴氏處又不走了弘農公所以為妙

孫月峯評文至極澹而濃極密而疎美矣

前幅一段記池一段記堂妙在記池處寫得山陵林麓坯島洲渚岸突水潦宛然是個天造地設大觀不是人工穿鑿得就記堂處寫得波光上下水天一望林木參差芰荷灼爍宛然是個水上亭臺出沒萬狀中幅一段寫戴氏離世一段寫戴氏樂道後幅一段贊美池堂一段贊美戴氏與前幅二段相照一段再歎戴氏樂道一段再歎戴氏離世與中幅二段相應末幅一句結弘農公刺潭一句結弘農公作池一句結以池授戴束盡通篇孫執升

永州法華寺新作西亭記

法華寺居永州。地最高。有僧曰覺。照。居寺西廡下。廡之外。有大竹數萬。
又其外山形下絕。然而薪蒸條蕩。蒙襍擁蔽。吾意伐而除之。必將有見焉。
照謂余曰。是其下有陂池芙蓉。中以湘水之流。衆山之會。果去是其見遠。
矣。遂命僕人持刀斧。羣而剪焉。叢莽下頽萬類。皆出曠焉茫焉。天為之益。
高地為之加闊。丘陵山谷之峻。江湖地澤之大。咸若有增廣之者。夫其地。
之奇。必以遺乎後。不可曠也。余時謫為州司馬。官外常員。而心得無事。乃。
同取官之祿秩。以為其亭。其高且廣。蓋方丈者二焉。或異照之。居於斯而不。
蚤為是也。余謂昔之上人者。不起宴坐。足以觀於空色之實。而游乎物之。
終始其照也。愈寂。其覺也。愈有然。則響之。礙之者。為果礙耶。今之關之者。
為果關耶。彼所謂覺而照者。吾詎知其不由是道也。豈若吾族之挈挈於。
通塞。有無之方。以自狹耶。或曰。然則宜書之。乃書于石。

一篇妙處全在前後二段寫得出色。前幅欲記關地，先虛寫一段。自己與覺照商於關地，作一影照。後幅只就覺照生出一番曠達議論，說得空空洞洞，不着一毫色相。於是讀其前幅，真如風雨欲來，陵谷變色；讀其後幅，又如天空雲洗，萬里澄清。孰升